

古希臘哲學思想的源起及其背景

阮怡玲

一、前言

現今的高中歷史教科書中，世界文化史是安排在高二的課程中，從最早幾個分佈在歐、亞、非的古文化的起源開始談起，並且再與下學期的世界現代史作銜接，做一系列對西方歷史的介紹，是目前高中生認識世界史的主要課程設計方式，筆者在這裡發覺一個很有趣的安排，從世界史（其中又以西方史較為側重）的上古到中古，直迄十五、六世紀宗教改革為止，這一段歷史的教材編排是將歷史中的各項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思想、藝術等課題合編在同一冊，與下學期將世界史分編於第四冊歷史及下冊的世界文化史，把歷史中的政治、經濟、外交課題與思想、文化、藝術、社會等課題分冊來介紹，這兩者編法是很不一樣的，當然這也可能是受限於一些較遠古時代與對中國近現代影響的重要性有程度上的差別，以致於會有不同的編法，在此暫不細究其緣由為何，本文是想藉著目前世界史的上、中古這種編法的特色，以高中世界文化史第二章第二節“希臘文化的成就”中的希臘哲學思想為主題，探討古希臘人的思想形成及其背景。

二、教學目標

西洋的哲學思想淵源於希臘，希臘哲學真正發展了西方人類對智慧探討的一門學問，迄今仍為研讀西洋上古史所必學的一個重點，在世界文化史第二章第二節“希臘的文化成就”中，用了大篇幅的內容加以介紹，包括希臘人思想的特質，以及其哲學所反映出希臘的人思考模式和性格特質，這些抽象的思惟又經過幾個階段的轉折，對於東方的學生而言，在了解上會有一些困惑，所以我們如果能藉由其外在的政治、經濟、社會各層面在各階段的發展，加以援引到哲學思想

的發展脈絡上，則更可增加學生在學習上的理解與樂趣，故建議老師在授課時，能由外在環境的變遷往內在較為抽象的思想概念進行，以深入淺出的方式逐步引導學生入學習之門，並且對於希臘哲學各期的思想主張，援以實際的生活內容為例，以近取譬，使學生能有更深刻的了解，而不再受限於西方抽象思惟模式的障礙，進而培養以“同情的瞭解”走入希臘思想文化的解讀能力。

三、教學活動設計與實施

爲了達到學生對希臘哲學思想的瞭解與有效學習，筆者建議高中世界文化史在西方思想文化的教學這部份採取兩個步驟來進行，首先是對思想產生的外在環境作爲理解的基本觀念，一個思想的產生，乃至後來發生轉折與變遷，在在皆顯示了當時的社會、經濟、政治等外圍因素所造成的影響，所以爲了讓學生不致只獲得背誦式的知識，我們在進行這部分的教學，有義務引導學生從外在具體的環境變遷與客觀條件的成立情況之下，進而導入抽象思想的認識；其二的步驟，則是對希臘哲學思想本身的介紹，所以在高中世界文化史的哲學思想史這個部分，筆者認爲從外在具體環境走向內在抽象思惟的教學進行方式，可以達到事半功倍的良好學習效果。茲將兩部分的教學活動設計分述如下：

(一)古希臘哲學思想產生的外在背景

希臘文化是歐洲文化的主要淵源，然而，正當兩、三千年前亞洲與北非進入高等文化階段時，歐洲仍停留在野蠻、黑暗的狀態之中，算是上古時期落後地區之一，直到西元前一千多元，希臘才開始接受西亞和埃及傳過去的文化，才逐漸脫野蠻狀態。希臘是由幾個部落組成的，包括阿喀安人、多利安人、愛奧尼亞人、伊奧利安人等，他們各據巴爾幹半島及愛琴海中的島嶼，雖各部落生活習慣有所差異，但皆以天神之子海倫之後代自居，故稱其爲希臘人¹。

約在西元前八到六世紀，由於巴爾幹半島人口過剩，土地分配不均，以及對外經商等因素，希臘人大批向海外移民，在地中海四周建立起殖民城邦，其範圍包括小亞細亞、北非、以及黑海沿岸，其中以定居在小亞細亞沿海一帶的希臘人與當時在商業上最活躍的腓尼基人往來最頻繁，並且接受腓尼基的字母以創造出

自己的文字，而希臘人的學術風氣，最初就是在小亞細亞境內各城邦興盛起來的，希臘哲學思想最早形成思想系統的宇宙論時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形成的。

本時期的哲學探討重心，乃圍繞在自然存在問題，與關心世界是如何形成的，所以此時期有很多極有名的哲學家紛紛指出構成世界的基本物質為何？這些想法雖然在今天對我們而言，顯得幼稚又荒謬，但對於當時的希臘人而言，確是思想上的一個重要發軔，這些希臘所建立的海外殖民城邦遍佈在地中海四周，就愛琴海的島嶼來說，每個島都非常小，星羅棋佈於地中海中，而小亞細亞與北非也是圍繞在地中海這個大環境中，諸如我們所知的，地中海型氣候冬暖夏涼，是非常適合人類居住的好環境，這些早先的希臘人長期生活在這樣的地理環境之中，放眼所及的皆是一蔚藍海洋與來往於地中海的經商船隻，他們必然對自己所居住的環境充滿好奇，並且急於探索這世界是如何形成的，而最直接的觀察就是取之於感官親身所及的眼前環境，所以我們在認識這時期的哲學思想主張時，會看到一系列哲學家對世界，乃至宇宙形成的思想內容。這些哲學家本身往往是學有所成的科學家或數學家，如“哲學之父”——泰利斯 (Thales Ca. 624-546 B.C.)，年輕時曾在西亞、埃及求學過，並從加爾底亞人學習推算日蝕、月蝕的方法，而且還成功的推算出西元前五八五年五月的日蝕，所以泰利斯從事科學研究的背景是我們在解讀他的哲學思想時，必須先具備的觀念；類似的情形又如我們在國小數學課上早已耳熟能詳的畢氏定理發明者——畢達哥拉斯 (Pythagoras, 570-469 B.C.)，他年輕時也曾到埃及讀書，並且攻讀幾何學與數學，它曾在意大利半島部建了一所專門研究數學的學校，其所證明的直角三角形斜邊的平方於其它兩股的平方合，就是我們相當熟悉的一道數學公式，這些哲學家的學術背景相當豐厚，尤其在科學及數理上皆各有專攻，這也是日後西方哲學家常見的現象²。

大約在西元前六世紀中葉，居魯士建立了波斯帝國，勢力伸入了小亞細亞、北非一帶，小亞細亞境內的希臘人所建立的殖民城邦遭波斯人破壞，使得希臘人研究學術的重心，從小亞細亞轉移到雅典，也由於大環境變異，形成了希臘哲學思想走到另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雅典是以實行民主政治著稱，其公民都以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為榮，所關心的是解決人類社會的問題，所以他們所需求的是比較實用的知識，相較於宇宙論時期的關懷點，已經從自然存在問題轉移到人事問題上

面，是故前一時期所討論的宇宙源起與構造問題，是雅典人所不感興趣的，而本期哲學特色轉向研究與人生有密切相關的問題上面，例如如何解決社會問題，所以本期的希臘哲學思想又稱為人事論時期，詭辯學派 (Sophistes) 就是在這個背景下所發展成的。

我們認識詭辯學派的思想之前，必須要先對這些人有一些基本認識，雖然我們稱它是一個“學派”，但它與一般我們所理解的中西思想學派是不一樣的，嚴格說起來，這些人的思想可能尚無法用“學派”來概括他們，而是應該將他們視為該時期一個特殊時空背景下的一群知識份子，這些人絕大部份的職業是老師，他們專門教授文法、修辭、邏輯、歷史、政治等學問，並且還很積極地參與政治活動，如出席公民大會、擔任陪審團的成員；我們知道雅典的民主政治，也是經由幾次改革如德拉哥、梭倫、克利斯提尼的改革，才由貴族政治逐步走向民主政治，使一般公民可以參與政治，當百姓參與公民大會表達意見時，必須要有相當清晰的邏輯推演能力與暢達無阻的辯才，惟有在講堂上從善如流，才能立於不敗之地，這點在法庭打官司時更顯示出其重要性，因此，這些哲士們所教授的學問，在當時是相當受到社會歡迎的，人人皆爭相拜師學習這些論辯技巧。

最後，詭辯派所培養的這種從政能力卻流於一種詭辯的巧智，為雅典的社會帶來一股很不好的社會風氣，如在公民大會上用詭辯的方式來駁倒對方，或是在法庭上以巧辯來替親友辯護脫罪，已經到了為一己之利，不惜以任何手段來達到目標的不良社會風氣，因為每個人的立論基礎都侷限在有利於自己的範圍內，形成極端的個人主義，已毫無客觀真理可言了，所以就在這樣混亂的背景下，出現了希臘三位偉大的哲學家，他們所提的哲學思想主張，可以說是對詭辯學派的一種反動。

根據詭辯學派的主張，人類社會是沒有絕對的、客觀的真理可言，一切善惡全憑個人的決定，針對這樣一個偏頗的論調，雅典在西元前四、五世紀又有一股新思潮興起，這使希臘哲學又走到另一個轉折點。這股新思潮與詭辯學派的主張恰恰相反，他們提倡倫理、道德及有絕對的標準，相信必有客觀的真理存在，帶起這股思潮的推動者就是希臘大哲人—蘇格拉底 (Sokrates 470-399 B. C.)、柏拉圖 (Platon, 427-347 B. C.)、亞里斯多德 (Aristoteles, 384-322 B. C.)。

蘇格拉底出身平民家庭，從小就是在詭辯學派氣氛中長大的，他本身也學習

詭辯學派所傳授的教育內容，但卻對此學派後期帶給社會的不安與巧智多辯的風氣相當反感，認為這種主觀的個人主義易流於顛倒是非的事實，因此蘇格拉底又提出了一套新主張。這裡我們必須要了解蘇格拉底生活的背景，正是雅典城邦由極盛而轉衰落的階段，當西元前六世紀中葉波斯帝國勢力伸入地中海，原本學術重心由小亞細亞轉到雅典城邦，到了西元前五世紀初葉一場關鍵性的戰役——波希戰役（492-479 B. C.），雅典人打敗了波斯人，更使得雅典在希臘各城邦間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伯里克利斯（495-429 B. C.）正是雅典此黃金時期的統治君王，但在伯里克利斯在位末期，也是雅典人由盛轉衰的關鍵，其民主政治也開始出現流弊，如“貝殼彈劾法”（Ostracism）中規定只要有六千公民投票通過，就可以把任何對城邦不利的人驅逐出境十年，當蘇格拉底講學的後期，正當伯羅奔尼撒戰役（431-404 B. C.）以後，斯巴達打敗了雅典，進而取代雅典的地位，雅典從此一蹶不振，正當雅典內憂外患之際，蘇格拉底在公共場所對年輕人的講學，反被冠上“唆使青年叛亂”的罪名，就是經由上述的貝殼彈劾法來驅逐蘇格拉底，最後蘇格拉底以自盡終結，這也是民主所產生的流弊，而這些情形都影響到蘇格拉底的大弟子——柏拉圖的思想主張。

柏拉圖出生於相當富貴的家庭，從蘇格拉底為學十年，對蘇格拉底至為尊敬，但蘇格拉底的死對柏拉圖卻產生很大的影響，使得柏拉圖對雅典的民主政治相當悲觀，他以為一般愚闇無知的群眾應該受智慧高的哲學家所統治，其思想有相當明顯的等級劃分，可從其重要著作“理想國”中看出。亞里斯多德是更晚期的人，他是柏拉圖的學生，生於馬其頓，年青時曾至雅典從柏拉圖學習二十年之久，西元前三四三年重返馬其頓，並教授正值幼年的亞力山大，後再重返雅典，講學一生以終。

以上是對希臘哲學思想產生的歷史背景，作概念式的介紹，也是老師在教導學生認識希臘哲學思想之前，必須要讓學生先建立的歷史概念，如此一來才能瞭解抽象概念形成的來龍去脈，不致流於無所遵循的玄想，或只是一種死背的知識，畢竟，哲學是人類對生命之所由感到好奇所產生的學問，隨問題而來的是一連串對生命的驚嘆號與問號，所以西方的哲學思想在西方歷史上是相當重要的課題，包含了知識論、宇宙論、形上學、倫理學等課題的伸展，而歷史又是以人為重心的一門學問，所以當高二的學生首先接觸世界文化史西洋文化的最早淵源

時，希臘哲學將是必學的內容，以我們東方學生要了解希臘的思想，特別是一開始宇宙論時期的哲學思想內容，以及後來哲學思想的幾個轉折點，建立對客觀歷史背景的瞭解，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了！

有了以上時代背景的基本認識後，緊接著我們將介紹希臘哲學的思想主張，我們採用上述分期的方式加以介紹。

(二)古希臘哲學思想的內容

“哲學”一詞最早的發源就是在希臘，其原文為 Philo-Sophia，按其譯成中文的話，就是“愛智”，也就是指人類用宇宙間存有的一切去衡量宇宙、探索人類生命之所由的一個活動，而希臘人早在西元前七世紀就展開對生命的好奇與探索³，因此早在建立海外殖民地起，就開始了一連串對生命起源的討論，這也是希臘哲學形成系統的一個發軔，首先揭開此序幕的就是宇宙論的哲學思想內容。

1. 宇宙論時期之哲學思想

本時期的希臘哲學家所探討的問題始終圍繞在“自然存在”，也就是“外在世界”的問題上，他們想要通過哲學的思辨發現外在宇宙是由什麼物質所構造成的，猶如科技昌明的今天，我們仍要運用現有的知識去解釋火星上是否真有生存物質存在？科學知識尚無法證明之處，必須透過人類思惟上的假設，層層抽絲剝繭以成一學說。宇宙論的哲學家也觀察人本身的問題，但只是粗淺的物質我與精神我的相混淆，而不知自我意識的層面，所以並未真正觸及到人存在的問題層面。一般哲學家還是關心宇宙存在變遷的自然法則，茲舉以下幾位代表人物的思想內容：

(1)泰利斯

主張“宇宙的太初是水”、“地球浮在水上”、“水中充滿神明”，泰利斯認為這種液體水的動態，促成了宇宙生成變化的動力，由於其所生長的环境舉目望去皆是水，覺得水的面積比陸地大得多，所以地球應該是漂浮在水面上的。但是它的第三句話，卻超乎了人類的感官經驗，並且受到神話時期荷馬詩篇中“水都是活的”的影響⁴。水有神性的主張，顯示了水不只是一種物質元素，而且是一種生與變的象徵，解釋了宇宙從最初單一物質的水，演變到如今眼前多采多姿的世界的一個變動過程，所以泰利斯“借用”希臘神話來解釋他所觀察的世界，

以及部分無法親身觀察到的“假設”，並不是一種迷信的搪塞，因為畢竟泰利斯也是當時有名的科學工作者。

(2) 亞諾芝曼德 (Anaximandros Ca, 610-546 B. C.)

亞氏認為泰利斯用“水”這種單一物質解釋複雜多變世界，未免太過具體而狹隘，所以亞氏提出“無限”作為宇宙的太切，因為“無限”本身沒有界定，故可繁衍出其它所有的東西來，而亞氏這種主張成了日後哲學中最主要的方法：用思想的超越來開闢現象、用抽象概念去界定所有現實存在的事物。

(3) 畢達哥拉斯

相較於前面宇宙論哲學家所提出的世界構成的原理，畢達哥拉斯則更進一步注意到人的層面，雖然這離思考人的本質還有很大的差距。畢氏認為宇宙的太初是“數”，此“數”乃指一種命運之數，畢氏從對人類生、老、病、死各現象的觀察，試圖從這些現象的背後了解它們的原理原則，因此畢氏用輪迴的觀念解釋生命的過程，最主要的重點在於分析生命的因果關係，並指出人生的現狀，也要去追求人生的原因所由為何，此乃畢氏對生命的探討與主張。

小 結

宇宙論時期的哲學家把問題的焦點放在最初宇宙與生命形成的原因探討上，他們大部份用觀察法，他們觀察宇宙的生成變化，觀察人生的生、老、病、死，並且用觀察的方法去考證感官世界所無法感受到的存在，而結論出宇宙與人生的法則。

2. 人事論時期的哲學思想

(1) 先蘇時期 —— 詭辯學派

詭辯學派以前的哲學，都是停留在對宇宙與生命形成問題的最極限原因的探索上面，而無法真正回到自己內心，真正運用主觀的思考法則，而本期的詭辯哲士哲學思考的特色，在於提出一種主觀的思考能力，人類的思惟能力更加成熟了，詭辯學派所注意的，不是宇宙本體的問題，也不是知識作為客觀認知對象的問題，而是注意主體是如何進行思考，所以鼓辯學派真正開始運用思考的法則去分析自己在想什麼，不過這也帶出了它的哲學問題，由於過於主觀而幾近強詞奪理，並且失去客觀的真理作為憑據。以詭辯代表者普羅達哥拉 (Protagoras, 481-

411 B. C.) 為例，他主張“人爲萬物的尺度”，即“人”是一切事物的準則，也就是說個別人之所思，就代表他自己的真理，只要是自己講出來的話就具有客觀的價值，因爲他認爲天底下並沒有客觀的真理，所以一切全憑自己的判斷，詭辯學派這個主張相當受到當時希臘人的歡迎，因爲雅典是一個高度分工的社會，所以詭辯學派所主張的智巧思惟與修辭，足使人們在從事政治時立於不敗之地，舉一個實際的例子來感受他們的思惟脈絡：普羅達哥拉斯曾經教授一名弟子學習論辯各種學科，並且相約當弟子成功之日，也就是必須要繳學費給老師的時候，終於有一天普氏把所學全教給他的學生並且要求收取學費，但該學生卻托辭尚未學成而不願付學費，於是師生二人最後對簿公堂，這場官司該是誰打贏呢？假設普氏說服了法官而贏了這場官司，那學生正好可以反駁他果然未學到老師的真傳，所以他本來就可以拒付學費，因此這場官司就不能算是老師打贏才對；同理，假設按上述邏輯而判定學生打贏這場官司，那普氏不也可以提出學生已青出於藍的有力證明嗎？所以學生應該要付學費才對啊！

這場官司的真正贏家到底是誰？答案可能永遠無法揭曉，但是我們卻很深刻的感覺出詭辯學派思惟邏輯上細緻的技巧鋪陳，宛如一條胡同的兩個出口，各擺了一把利刃，使得陷入論述的人進退兩難，這就是詭辯學派最著明的邏輯論證模式一雙刀論證。但是我們也從中體會到詭辯學派隨心所欲、強詞奪理的恣意鋪陳，其所追求到的根本毫無客觀真理可言，所以也給雅典社會帶來了敗壞的風氣，終於有了蘇格拉底在哲學思想上的反動。

(2)希臘三哲人

蘇格拉底成長於詭辯學派盛行的環境之下，卻深鑑於詭辯學派所走入最後的個人主義論調，因此他提出“認識你自己”的主張，用一種諷刺法來矯正詭辯學派否定客觀真理的謬誤，因此，蘇格拉底藉與時下詭辯學者的雄辯過程，逐步讓對方認清楚自己的無知，擺脫“人爲萬物尺度”的偏激論調，如蘇格拉底問何爲“正義”？對方回答道：說實話、不欠債就是一種正義；蘇格拉底立即追問：難到沒有例外嗎？假定一個朋友，在神智清楚的時候交給你一把武器，等有一天他心神喪失了，想向你要回這一把武器，你應該還他嗎？你對於有像他那種狀況的人，應該對他永遠說實話嗎⁵？類似此種論證，蘇格拉底抽絲剝繭，使得他們了解自己其實並非真知，透過這種方式讓真理逐步展露出來，這便是蘇格拉底著名

的“催生法”。

“催生”，顧名思義，是一種協助誕生的意思，蘇格拉底認為每個人其實都有認識真理的能力，只是都被自己的主觀與無知所蒙蔽了，所以蘇格拉底不認為他是在創造真理，而認為他只不過是在助無知的人們發現真理，蘇格拉底認為一個人必須先承認自己的無知，把自己自滿的心空出來，才能真正作到認識真理的步驟。這種說法很類似於中國孔子在《論語·為政》所主張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想要認識真正的知識，就必須勇於先承認自己的無知，所以這也類似中國人常說的“知行合一”，所以蘇格拉底說：“智者就是善人”，乃意謂著一切德行都是由智慧產生的，詭辯學派認為我們的主觀可以界定一切是非善惡，但蘇格拉底卻認為只有良知才能認識到真理，而蘇格拉底認為知識的極至與我們行為所追求的最終極，兩者必須是不相違背的、合而為一的，蘇格拉底稱此極致為“至善”。

柏拉圖是蘇格拉底最重要的弟子，過去蘇格拉底只是在街頭巷尾與人議論真理，並沒有留下著作，但柏拉圖卻有一套相當完整的哲學體系，並且也承習其師的學說，再加以發展。柏拉圖和蘇格拉底同樣注重知識，認為偉大的德行是建立在知識的基礎上，不過柏拉圖認為我們的感官對知識的認識相當有限，甚至會產生錯覺，他曾經用一個著名的洞穴說來比喻人類的感官是很容易受騙的⁶，所以他認為人們除了用感官接觸到所能感受到的知識外，還有更高一層的精神世界，而精神界存在著各種事物的完美概念，至於物質世界的各種事物，都只是精神世界中各種完美觀念的摹本(copy)，而且是不完全的摹本，我們可用以下的例子來說明：我們認識了張三、李四以及身旁所有認識的朋友，但我們卻從未能用感官去認識到“人”，因為我們不可能看遍所有的人，即使我們有本領看到世上所有人，卻也來不及去看已逝的人與一千年以後的人，所以美國在太空發現到一個長相奇怪的生物，當人們要去界定它外星人的時候，“人”的界定必從我們的觀念來尋找，柏拉圖的主張，是由於感官對外在的認識太有限了，並且感官也容易被騙，常會傳達與事實相反的訊息，但是正因為人還有更高於感官的精神層面，所以能夠做思辨的工作，甚至柏拉圖認為一切感官的知識皆不可靠，皆低於觀念界的認知，雖然這一點也引起亞里斯多德的質疑，但無疑的柏拉圖的觀念界深深影響著後來的整個歐洲思想，直迄今日，影響仍深遠。

相較於柏拉圖的觀念論，亞里斯多德站在柏拉圖的基礎上發展並提出質疑：如果真有一個觀念世界的存在，那觀念界在哪裡呢？所以亞氏不同於柏拉圖所主張貶抑感官提高觀念界的法，而是肯定感官所認識的內容，他把現實世界當作是真實的，而我們只要透過感官，就可以認識到它。所以亞氏認為所有概念的獲得，都必須要經由我們感官對外界的認識，如耳、目、口、鼻、四肢，相對於外在感官界的聲、色、香、味、觸等認識，是感官領略到外在的東西而形成了我們心中的一種“概念”，亞氏對感官的肯定，正是與柏拉圖最不一樣的地方，而兩種互異的主張，形成日後西洋哲學史的兩大立場，所以在哲學界有這麼一種說法：西洋哲學自希臘發展以來，經過中古的士林哲學、近古的理性主義、經驗主義、現代的歐陸派與英美派之發展，整個哲學歷史上真正只出現過兩位哲學家，就是指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這句話是指歐洲兩千多年來哲學思想的主張，都沒有能夠超過這兩人所創立的學說之外，也足見他們在西方文化史的重要地位了。

四、結語

哲學之於歐洲，是一種極為珍貴的資產，它對歐洲歷史也產生很大的影響，如黑格爾的正反合主張，也被近代共產主義思想所引用，而歐洲千餘年的歷史發展，更可以仔細分析哲學思想對它的影響，在此不多贅述，只祈望本文對高二世界文化史在西洋思想史的淵源地——希臘哲學思想的教學上，能引發學生更深厚的興趣與有效的學習。

（本文作者為台北市立復興高中教師）

註釋

- 1 參見高亞偉，《世界通史》上冊，臺北，文太，1992.5，頁42。這些早先移入巴爾幹半島的各部落自視為天神之子海倫(Hellen)的子孫，因上他們就自稱是希臘人(Hellen)。
- 2 西哲學方隨著希臘哲學的北傳，經歷了中古、近世以迄當代哲學，都出了不少以數理與科學專攻的哲學家，如近世理性主義的代表萊布尼茲(G. W. Leibniz, 1646-1716 A. D.)比牛頓更早發明數學上的微積分；又比如羅素(Bertrand Russel, 1872-1970 A. D.)，也是一位著名的數學家。

- 3 早於西元前七世紀，在希臘哲學興起之前，有一段漫長的神話時期，其代表人物有荷馬 (Homeros)、赫西奧 (Hesiodos)、奧而非 (Orpheus)，此乃西方最早的文化系統，其對生命的解釋方式與想法，仍深深影響著宇宙論初期的哲學學。
- 4 參見鄒昆如，《希臘哲學趣談》，台北，東大，1984，頁 23。此乃希臘宇宙論期“物活觀”的哲學主張，即是把宇宙看成是活的，是生氣蓬勃的，物活觀把存在和生命連在一起，以為宇宙所有東西都是生的，都是活的。
- 5 詳見柏拉圖著，侯健譯，《理想國》，台北，國立編譯館，1992，頁 9。
- 6 同上註，頁 321。